

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7月9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A·P·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提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奥特吉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波普切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昂丹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林成先生
潘菊生先生

古 巴: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霍佩女士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哲尔费先生

谢博克先生

印 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西迪克先生

苏普拉普托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阿克迪阿特先生

伊 朗:

贾拉利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齐亚拉皮科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美雄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肯尼亚: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阿拉森先生

荷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克拉姆先生

秘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马利塔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伊奥内斯库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典:

图尔森夫人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安德松先生
松德贝格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德米特里切夫先生
格拉奇科娃夫人
库列晓夫先生

联合王国：

艾克兰爵士
萨默海斯先生
马歇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斯科特上校
米斯克尔先生
米库拉克先生
桑切斯上校
沃德先生

菲茨杰拉德先生

委内瑞拉: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阿特亚加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扎伊尔: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5：“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各成员只要愿意，当然可以自由地就与委员会工作有关的任何题目发言。

允许我欢迎参加今天会议的联合王国副外交次官安东尼·艾克兰爵士，他是特别负责英国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政策。安东尼·艾克兰爵士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曾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和日内瓦办事处工作过。1972年到1975年，他是外交大臣的首席私人秘书，后来出任驻卢森堡和西班牙大使。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主席先生，每当我在本委员会发言时，我总不免有此想法：不想在我发言之初时向现任的主席和上个月的主席说那些惯例的祝贺之词。这些贺词往往是非常歌功颂德的，经常要占去我们在委员会本身和在其附属机构中发言稿的第一页。也许对主席来说，它们是一种道义上支持的重要源泉；也许它们能有助于他执行他面前的艰难任务；然而我往往认为这些贺词占了我们委员会太多的时间。在会前当我和您说话时，您告诉我您对长长的报名发言的名单感到关切，而我本应更进一步有去掉这些贺词的想法。不过，我一看到您任主席，我就禁不住。又一次不是今天我想打破传统，我愿非常简单地而且尤其非常简短地想告诉您，我是多么高兴看到您主持我们本月份的工作。自从您在本委员会和我们在一起以来，您的干劲、您的能力，还有您的幽默知趣给您的同事们以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有把握地说您将会尽善尽美地履行您的职责。此外，您代表的是这样一个国家：由于有杰出的领导人，贵国在战后的国际关系中，更尤其在我们都关切的，即安全和裁军的领域里，一贯起着重要的作用。既然我还没想打破传统，我将完全按照传统，也向我们的朋友科米韦斯大使表示感谢，他于上月以值得称赞的方式主持了我们的工作。我在开始发言之前，我还愿欢迎图尔森夫人到这里来，在我本人发言之后我们都将非常聚精会神地倾听她和英国次官安东尼·艾克兰爵士的讲话。他们在这里出席会议一事，证明这两个国家继续有兴趣参加我们委员会的工作。

自从我们今年夏季会议恢复我们的工作以来，通过全体会议的讨论和委员会附属机构的活动，已经很清楚，众多的国家多么重视即将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很显然，这一次特别会议本身并非目的。它倒应当是对国际社会的一次特别适当的时刻，来考虑一下1978年第一届大会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特别是那些关于各种结构的决定——的效果。

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估价，将是这一次考虑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国际社会想知道的是，于三年多之前设立的这个多边谈判机构是否能证明，对它一直寄予希望是有道理的。

因此应由我们来证明：我们委员会在其目前的组成下和运用其目前的方法，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具体的结果。

裁军谈判委员会本身能否这么做，有赖于一些因素，对于这些因素我想提一提那些在我看来是些最重要的因素。首先，是国际安全条件的问题，因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不能在真空中谈判，而且在我看来紧张的国际气氛——不幸得很——显然是不利于在裁军的领域里取得任何大的进展的。同时，我们决不应低估在这一领域里的努力能对恢复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不能把裁军的多边谈判同在一些具有优先地位的裁军领域里正在进行的各种单独谈判中发生的情况拆开。比利时是一贯赞成这两种办法的，理所当然地期望负责这些单独谈判的各国将考虑到国际社会对这些谈判所寄予的高度重视。

最后，我特别想说的是：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判断将看我们是否有联合的意志，在可能作出进展的方面取得进展。

考虑到这些因素，而且铭记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之前时间有限，我想指明有三个题目可以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表明，这个多边谈判机构对1978年赋予它的重要作用是当之无愧的。

在指出这些题目时，我不是说，它们对严重的军备竞赛所造成的问题而言都具有优先的重要性。我仅仅想指出：这些问题是能取得进展的问题，而在目前情况下，不忽视能取得进展；不管是多么有限的任何可能性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认为，现在该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完成其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谈判的时候了。

我还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现在到明年春季之间应完成拟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我还愿看到我们委员会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之前在草拟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将取得巨大进展。

根据我们的工作计划，既然本星期在全体会议上我们的讨论应主要是谈放射性武器的问题，我想我发言的其余部分就谈谈这个题目。

为什么比利时特别重视缔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是有好几个理由的。

因为这将不失为一种办法，表明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谈判机构能有效地起作用；

因为这也将是核领域里第一次在五个核武器国家的参加下谈判成一项条约；

因为在裁军领域里存在一项国际协定这个事实本身，在目前情况下，将具有一种不容我们无视的象征性的价值；

而且，关于谈判放射性武器方面所遵循的程序是同我们所设想的在禁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上应采取的正确方法相一致的，即先确定这些武器然后逐个谈判对它们的禁止或限制。

自从美国和苏联就条约的主要组成部分向委员会提出它们的联合提案以来，关于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谈判已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我们特别感谢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科米韦斯大使，感谢他执行他的重要任务中的表现。

当然，我们原本希望这些谈判能较迅速结束，但我们都看到很多代表团所提出的意见的重要性，这些意见本身就证明我们都很重视放射性武器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以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提出的以一些提案为基础的经充实后的案文。比利时认为，这一文件——它是一个不同提案的结合体——应该成为我们进一步工作的主要基础。

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地注意到，它自己提出的建议中的好几个建议已写入经充实后的案文。

为了寻求解决那些迄今还未解决的各种重要的问题，我们将继续去作我们力所能及的任何贡献。在这些问题中，我愿提请大家特别注意下列问题。

放射性武器定义的问题。很明显，这个定义可以不提及核爆炸装置。有人担心如果不提核武器也许会被解释为替使用核武器作辩解，我们理解那些人的忧虑很清楚，双边谈判者的意图并不是要作这种辩解，正如它们的意图不是要解决核武器是否合理的问题一样。那末正如我国代表团去年所建议的那样在公约的序言部分特别提到一下核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裁军目标，难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吗？

我愿指出，在谈判一些裁军文件时，往往使用这种技巧：即在公约内列入一项就一些证明不可能立即达成协议的一些问题随后进行谈判，或者就裁军这个总题目的广泛的方面随后进行谈判的承诺。我可以援引《海床条约》第五条、《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第六条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九条作为例子。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可以作为解决我们在谈判一项放射性武器公约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的一种可能的手段。

另一个有待决定的问题是：在这个公约里我们是否应该明确地禁止为了造成放射性物质的释放而蓄意对民用核设施进行袭击。我们感谢瑞典代表团提请我们注意这一重要问题，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中的第56条早已部分地提到了该问题。瑞典代表团提的问题本身就很重。它还增加了第一附加议定书适用的领域。而且，自从对伊拉克核研究中心的袭击以来，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更大为重要了。比利时政府已经对该袭击予以强烈的谴责，该袭击虽然不是瑞典提案的主题，但它可以预示什么是瑞典特别想在放射性武器公约中禁止的东西。

去年，我们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方面是否应该包括在目前的公约里还是应列在一个不同的文件中。我们并不想在现阶段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赞成和反对的论点是如此复杂。然而，我国代表团愿意，也在这里，帮助找到可能为委员会所有成员所接受的任何解决办法。

不过，我们应当知道，如果我们将瑞典提案写进放射性武器公约，那末我们将大大地改变这个公约的范围，并引起各种不同的问题，既有法律性质的问题，也有关于需要设想一种充分核查程序的问题。如果，从另一方面说，我们认为，瑞典的提案最好摆在另外一个文件中，摆在日内瓦诸附加议定书的一个补充文件里，或者摆在一个崭新的文件里，那末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这将花大量时间来制定瑞典提案的细节以便于能够实施，并将花大量时间来解决所有将出现的困难问题。因此，我们可不可以利用我早些时候提到这种技巧，在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中确立载入瑞典提案中的这个原则，与此同时，承诺在以后就该原则的一切含义进行谈判。

我国代表团特别重视的另一问题是关于和平使用放射性物质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接受工作小组主席提出的关于拟议的公约第五条的提案。事实上，该条款所载的规定并未限制《核不扩散条约》第四条所认可的放射性物质的使用。不过，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核不扩散条约》第四条中权衡了两种意见。第一种就是我刚提到过的意见。第二种意见是关于促进和平使用的承诺。比利时认为，如把这双重概念也列入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涉及和平使用放射性物质的部分中去，那将是适宜的。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那些愿意看到在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内列入一项关于促进和平使用的条款的代表团。存在于诸如《不扩散条约》或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裁军条约中的有关此事的先例，应使我们能找到适当的措辞。

这些是我想在我们工作这一阶段说的话。我希望，我的话将足以表明我们代表团对待我们委员会面前的所有事务的建设性精神。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在两天前对我说的友好的欢迎话。主席先生，我极为高兴地看到你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七月份的工作。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为解决这个重要而难于负担的任务带来的非凡的品质，以及你的伟大的国家为裁军进程、特别是为核武器领域内的裁军所具有的众所周知的热情。其结果很可能是，我们在回顾1981年7月时，将把它看成，以你的话来说是，“印度的夏天”。不用说，你将得到瑞典代表团一贯的合作和支持。瑞典代表团还要高兴地感谢你的尊敬的前任、匈牙利大使科米韦斯，感谢他在六月份出色地启动了1981年会议的夏季会议。我还要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即来自阿根廷、伊朗、斯里兰卡以及委内瑞拉的尊敬的代表们，我相信，我国代表团将有机会与这些代表团进行出色的合作。

几周前，我们开始了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会议的第二期会议，这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的最后一次委员会正式会议。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实现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行动纲领规定的目标方面能拿出一些什么成绩呢？我们代表着各个担负着就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进行多边谈判责任的政府的人们，在考虑到我们自1979年1月以来所获的一切结果以后，是否有人能认为可以对今后夏日几周的前景抱乐观态度呢？几个主要的军事大国——不幸的是我们是由于它们的缘故而在这儿开会的——究竟有没有真诚的意愿和我们一起实现三年前它们自己支持过的目标呢？

我在这个会议上反复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没有任何时候比在1981年夏天提

(图尔森夫人, 瑞典)

出这些问题更为合情合理的了。

2月3日我在本委员会发表了一般性的发言以来,裁军领域内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而是恰恰相反。美国为了对它认为是咄咄逼人的苏联军事力量,包括核和常规的军事力量的增加作出反应,并为了增加它自己在全世界的力量,通过了和平时期最大的军事预算,并将在今后几年进一步急剧增加。此外,我们极其关切地注视着围绕着生产所谓的中子弹头的所有组成部分展开的持续性辩论,这种武器是专门为在欧洲土地上使用而设计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开辟新领域的趋势,比如二元化学武器、机动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外层空间的反卫星和反弹道导弹战争。所有这些使属于我们的这个唯一的地球变成——如果可能的话——人类愈来愈受威胁和不安全的家园。而且,由于在无情地寻求人类环境彻底军事化方面的技术的新发展,在争夺宇宙军事统治的这场荒唐对峙中,自然的和空间的边界正愈来愈向外推。

一个超级大国由于害怕自己的帝国崩溃,就臣服并威胁它的邻国,这样做最终会使它自己十分珍视的缓和遭到毁灭。

不出所料,另一个超级大国感到有了理由来贬低已有的以较有同情心、较有人性、较有人道的办法来解决世界问题的有希望的迹象,并再次走上了不折不扣的但又枉费心机的军事优势的道路,这条路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危险的和行不通的。

而我们就这样地坐在这里,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被认为已经死亡,超级大国之间的一切双边的军备谈判被认为已中断,它们对多边谈判的承诺也被认为值得怀疑。对于一个新政府来说,花费时间确定其政策,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即使对外部世界来说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但是很难相信,由于竞选运动和美国政府的变更而强加于多边谈判——其中包括裁军——的一年之久的瘫痪,最终会使什么人能得到什么好处。

关于欧洲战区核力量的问题,由于双方都取故作姿态和附加条件的态度,以至仍看不到会有认真的谈判。确实,在去年第一次、初步的、争吵不休的会议后,参加谈判的各方似乎准备,引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月4日至5日的公报中的话来说,在“年底”进行正式谈判。但是,到了年底——即北约组织在1979年12月作出重大决定后的两年——裁减战区核力量的协定将会变得越来越难于达成了,难道有人能否认这样一个结论吗?到那时,SS-20型导弹计划很可能早已超出了目前的

(图尔森夫人, 瑞典)

200枚或更多这个本已相当可观的数目。在这种情况下, 北约组织在1979年表示的意图, 即“潘兴II型”导弹以及巡航导弹的部署可通过谈判不予执行的意图岂不将永远仅仅是个意图而已吗?

瑞典政府从来认为, SS—20型导弹以及“潘兴”和巡航导弹的双重部署对于保持欧洲军队现有的大致平衡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必要的。相反, 看来越来越可能的是, 它们将有成为一系列新的悲剧性错误的危险, 和过去一样, 这最终将使双方比以前更加易受攻击更加不安全。

因此, 我们有权利要求不再延迟地开始战区核力量的谈判。谈判的目标必须是: 大大削减苏联正在迅速增长的SS—20型导弹, 其削减之程度必须达到使北约组织没有必要部署新的中程导弹。谈判还应该着意于限制其他的意在欧洲使用的核武器系统。

同样地, 讨论战略体制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也前途茫茫。有人可能曾认为, 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毕竟可以作些小小的修改以示照顾到某些已提出来的疑虑, 从而告成, 他们显然是想错了。八年艰苦谈判的结果将被撇在一边而将重起炉灶。假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程将再次恢复的话, 这些新做法本身可能会提供新的机会。听说美国新政府准备提出建议, 要求把未来的战略会谈的目的定为深入地裁减核武器。“裁减战略武器会谈”的缩写SART已经出现了。这一做法似乎有点象卡特1977年提出的不幸遭了厄运的建议, 该建议被另一方断然拒绝。只要作出的是一个认真的努力, 以求制订出一项裁减战略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可信而平衡的建议, 那末, 显然, 这一做法倒是应当加以研究的。但同时, 我想重复地说, 我们要求两个超级大国都尊重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各项规定。

展望前景, 在1981年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 大部分的谈判, 多边和双边的, 都将继续暂停。如果这段时间能很好地用来进行建设性地——我要重复建设性这个词——重新估计各种中心问题, 并在估计时不忽视国际社会所关切的事,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时间就不致浪费太多。但是, 如果仅有的结果是: 在国际关系中片面地依赖增长的军事力量、阻碍重要的多边和双边对话、并抛弃辛辛苦苦制订出来的国际协定, 那么我们可能都免不了要面临麻烦的日子。因此, 我们敦促美苏两国在它们的国际和双边关系中克制自己, 以便使我们大家一起建立起来的东西不致无可挽救地丧失掉。

(图尔森夫人, 瑞典)

同时, 我们坐在这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煞费苦心地想拿出点东西来报呈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请允许我简单谈谈我们是怎样看待我们至今的工作以及今后的前景的。这将包括对各特设工作小组至今为止的工作的回顾, 而且, 我还要就现在还不存在的工作小组的问题说几句话。

首先, 请允许我谈谈制订综合裁军方案的特设工作小组。我认为, 在经验丰富的裁军谈判者、我们的同事和朋友罗夫莱斯大使的干练而有效的领导下, 该工作小组将始终朝拟订方案草案以便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这一方向努力。该小组要设法把这么长时间以来国际社会未能解决的大部分的裁军和军备控制问题按照合乎逻辑的和大家能接受的顺序排列出来, 这确实是个特别繁重的任务。我们将支持这一领域中的一切合乎现实的努力, 虽然我们担心, 有关问题的顺序和优先安排方面即使做得再好总也不能代替多边谈判的政治意志, 而某些代表团正恰巧缺乏这种东西。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在本委员会中就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但也无妨把某些中心问题的最后决定权留给1982年的裁军特别联大。

第二, 简单谈谈建立大家能接受的、通称为消极安全保证的工作, 这个问题已变得大为重要, 而且也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地方公众的注意。在北欧国家情况也并不稍异。在那里, 公众不断在讨论有没有可能将他们这些国家建成一个无核武器区。而他们的政府和议会也已卷入这种辩论。我将在发言结束时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就该工作小组而言, 我们感到令人鼓舞的是, 在我们的意大利同事、齐亚拉皮科公使干练的领导下, 该小组正集中精力制订一个共同方案, 这一方案可以成为达成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安排的基础。我们相信, 只有核武器国家的协调而有约束力的保证才能成为令人满意的、真正有利于无核武器国家的保证。

正如我们已在全体会议上和工作小组中指出的, 我们并不认为共同方案本身就是目的。为了做到大家都能接受, 这一方案必须大大改进。五个核武器国家现有的保证因存在很大的缺陷而大为逊色。这些保证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它们都带有条件和限制, 并且它们都为核武器国家主观地解释这些保证留下了余地。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产生的影响是: 这些保证的适用性是相当含糊不清和不确定的。几个代表团——其中包括我国代表团——曾经指出, 该工作小组内的讨论表明, 单方面

(图尔森夫人, 瑞典)

的声明首先是适合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的利益的, 其次才考虑到两个军事集团以外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其优先次序是这样的, 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为了为现有的单方面声明中的各种条件和限制辩护, 乃提到了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即使退一步说, 考虑到某些核安全安排的复杂影响, 某些例外可以说得过去。但是, 要普遍地应用这些例外都是没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 绝大多数无核武器国家却是通过法律约束的形式取得它们的无核武器地位的。它们即不直接、也不间接地以核武器威胁任何人, 因此, 根据所下的定义, 它们有权得到如下的牢靠保证, 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它们的安全考虑至少是和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一样重要。更不用说下面这个事实了, 即它们不负拥有核武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一沉重的政治和道德包袱。

尽管现有保证中存在着缺陷和含糊不清的内容, 瑞典代表还是把五个核武器国家的声明的意图作如下的解释, 即在联盟以外的、并承诺永久保持无核武器地位的国家将不受核武器的使用或威胁使用的危险。委员会可能记得, 利德戈尔德大使在1981年4月16日的发言中说,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具有不结盟地位的、无核武器记录的国家应毫不例外地包括在各核武器国家的单方面保证之中。同时, 他要求核武器国家的代表确认, 我们对它们各自的保证的理解是正确的。主席先生, 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因此, 我重复我们的问题, 并要求核武器国家立即给我们以我们所要求的确认。

现在我来谈谈拟议中的禁止放射性武器公约的问题, 我的老朋友和同事科米韦斯大使主持的第三工作小组正在谈判这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说明超级大国之贬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重要性。多年来, 它们一直坚决地拒绝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开始多边谈判, 并只准备在化学武器领域中进行很有限的谈判活动——这是世界上绝大部分人民和国家最为关心的两个领域——但它们却毫不犹豫地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放射性武器条约的草案。在我们的谈判过程中, 这份草案令人信服地表明是完全缺乏实质内容的。我认为, 委员会同意在其议程中讨论这一个问题, 这是犯了一个错误, 它不利于更为紧迫的问题。

为了给放射性武器公约草案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内容, 瑞典政府建议在其中包括下列内容: 禁止攻击核设施, 因为这将释放出容纳在这些设施中的放射作用, 从而

(图尔森夫人, 瑞典)

损害生活在该地区的人民及其环境。实际上,除了核爆炸之外——这一内容明显地被排除在条约草案之外——这种攻击看来是发动放射性战争的唯一能办到的方法。我们坚决认为,这一禁止应加入草案,大家对我们建议的支持更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不用说,一个月以前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这一事件表明对国际社会的不扩散努力的不信任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并在本委员会中遭到了如此强烈的谴责——应使任何有理智的人相信,如果那些原来起草公约的人较仔细地倾听支持我们这个建议的意见,那么他们就会写得较好些。就现在的情况而论,仍然坚持美苏两国最初提出的有缺陷的案文,这种做法是否有益我们表示严重的怀疑,因为我们认为,这不会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增加已经受到损害的声誉。

主席先生,在我这部分发言的最后部分,我想谈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这个老问题,瑞典主持的第四特设工作小组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委员会的讨论已证明大家在政治上已一致同意有必要达成一项有关这一目的的有效的公约。去年夏季以来,工作小组高度紧张地为了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而努力,各国代表团也在帮助产生强大的势头方面作出了积极而建设性的贡献。现在必须保持并加强这个势头。

我想在此简单谈一谈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这对瑞典代表团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提出的关于“化学战能力”的建议——使用化学武器的能力。这一建议在委员会中得到了宝贵的支持,虽然有些反对意见,但没有任何人真正否认:象我们建议的那样扩大化学武器公约的范围是有好处的。我们完全认识到那些对我们的建议持保留意见的人的忧虑,特别是关于核查的方面。总的来说,我们和那些目前赞成采取较严格的“传统”做法的人没有争论。事实上我们同意他们的下列看法,即全面地和有核查地禁止生产和储存一切类型的化学武器本身就是一大成就。但是,这并不影响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堵塞允许保持“化学战能力”的漏洞而扩大范围,显然是有好处的。范围的扩大将增加公约缔约各方之间的信任,而这项公约正苦于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有效地核查一项局限于“传统”范围的公约中的各项规定。

我想借此机会提请委员会注意瑞典代表团在工作小组内就我们的化学战能力的建议所作的进一步的澄清。我们已经指出,计划、组织和训练使用化学武器的禁止问题不必立即生效。例如,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将需要很长时间,也许要十年。只

(图尔森夫人, 瑞典)

要储存继续存在, 缔约各方可望会提出要求, 需要有使用化学武器来反击的能力。但是, 一旦所有的储存都销毁了, 也就不存在保持这种能力的任何理由了。瑞典代表团注意到这种担心, 已向工作小组建议: 某些活动(比如计划、组织和训练)的禁止可在较后阶段生效, 但不迟于公约本身生效后十年。

现在我想简单谈谈不幸的是现在仍不存在的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 特别是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工作小组的问题。

尽管我们对谈判美苏两国起草的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有缺陷的公约存在着各种疑虑, 但我们还是慷慨地附和这两国的愿望, 进行这种谈判。几分钟之前, 我已经对原来的起草者们顽固抵制为改进并使原来的草案更有意义而提出的合理而站得住脚的建议表示严重的不满。

如果我们曾希望从超级大国那里得到一些相应的让步, 特别是在关于设立全面禁试工作小组的问题上, 那我们显然是落空了。“投桃报李”确实不是它们的态度和我们愿意调和和妥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某些核武器国家代表团仍然拒绝就我们议程中的最高优先项目开始多边谈判, 它们不顾自己在联合国大会就这一步骤投的赞成票, 不领本委员会反复提出的呼吁和请求, 它们把不成功的三边谈判作挡箭牌。我们简直不能理解它们拒绝的理由。它们不喜欢、害怕、不相信它们自己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赞成的多边谈判程序吗? 主席先生, 不管怎样, 我想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经历给予我们的教训。并且我们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眼下, 我们瑞典代表团坚决地、完全地赞成21国集团的立场, 据我所知, 该集团的发言人, 尊敬的巴西大使将在今天上午的晚些时候再次地谈这个问题。不成功的三边谈判者们最好作好准备来倾听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对他们的失败所作的严厉和强硬的批评。主席先生, 关于另一个仍不存在的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工作小组问题, 我们瑞典代表也坚决支持21国集团的立场。

主席先生, 在我开始今天发言的结束部分之前, 我要简单谈谈对我们日常生存的一个日益咄咄逼人的方面, 以及我们为终止我们生存的日益军事化而作的努力。今年4月24日我在本委员会的简短发言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外层空间持续军事化的可能性问题。这为军备竞赛灾难性地不断急剧升级开辟了可怕的前景, 而且, 最

(图尔森夫人, 瑞典)

近已有充分的证据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

和其他代表团一样, 瑞典代表团的这一强烈关注自那以来没有减弱过。虽然外层空间的军事使用问题没有列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目前的议程上, 但我们认为, 裁军组织有必要在不远的将来寻求各种方法把它牢牢地列在议程上。瑞典代表团希望能通过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来实现这一点, 在那次会议上这个问题肯定会提出来的。

虽然我深感遗憾地说, 人们如此迫切地需要其成功的正式裁军谈判仍保持着一种令人沮丧的纪录——我们知道谁该受到指责——但现在正出现另外一种现象, 我们作为世界各国政府的代表应小心地注意这一现象。

不断进行和日益加剧的军备竞赛已造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抵抗运动, 这个运动显然正在西欧普遍发展, 其中包括北欧国家, 事实上, 任何有可能进行生死存亡问题辩论的地方都有这个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拒绝被拖进他们认为是超级大国的冲突中去。对他们来说, 军备竞赛已经从一个威慑问题、军事均衡问题、劣势或优势问题转变成一个生存的问题。

在此, 我想援引几周前发表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 这是由著名的英国思想家和作家韦兰·扬撰写的, 题为“论裁军的新浪潮”。他在文章中回顾了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群众性反对核武器的时期。在英国许多游行中的一次, 在许多举着正正经经的横幅的游行中间, 有一名女郎举着一块小标语牌, 上面写着: “我卡罗琳反对”。扬立即产生的反应是: “世界各国的总参谋部和内阁必须记住卡罗琳。”这些总参谋部和内阁没有那样明智, 它们把她忘了。很可能这场裁军的新浪潮就是其后果。韦兰·扬最后说, 如果要走上正道, 那么, 各政府内部以及各国政府之间有必要进行比现在可能还没有做到的更为深入的思考, 其中包括重新考虑那些早在20年前热烈辩论的但往后又被人忘却了的问题。

但是, 开始发出反对之声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卡罗琳, 不仅仅是最基层的个人, 也不仅仅是那些拒绝不再跟着走的、关心此事的一般公众了。其中还有许多是有名望的科学家和外交家, 他们要求找出一条摆脱由于军备竞赛而造成并恶化的目前困境的出路, 他们正在寻找一种使其产生政治力量的方法。著名的美国外交历史学家乔治·凯南——人们不能说他不熟悉苏联人的想法——几周前在一次讲话中强烈要求采取

(图尔森夫人, 瑞典)

新的办法解决核军备竞赛的困境。针对目前核武器系统的过剩的储存和过渡的摧毁力,他指出,超过现有武库的百分之二十的储存就具有使人无法合理理解的过份摧毁力。他希望里根总统向苏联政府建议,作为第一步,两个超级大国应立即地、全面地裁减这些武库中百分之五十的武器,这应一视同仁地涉及到一切形式的核武器,并且,所有这些都应受到两国现有的国家核查手段的核查。

凯南先生并没有否认其中带有风险的可能性。但是他说:“能不能想象会有比我们现在走上的冲突之路的终端所埋伏着的危险更大的危险呢?”

由于世界的其他地方能自由地了解美国公众辩论的情况,因此,我们知道,凯南先生的声音在那里并不是孤立的。还可以援引几百篇有说服力的讲话、文章和辩论等,它们对着同样的目标:让我们跳出目前这个恶性循环。西欧的情况也一样。欧洲另一边的情况又怎样呢?在那里我们听到了勃列日涅夫主席的许多裁军建议。但是很明显,自从1981年1月以来,本届美国政府在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上公开地采取消极态度,这,在关心这一问题的世界公众舆论的眼睛里看来特别使苏联的建议显得突出。对这些建议采取冷淡态度,在关心此事的舆论的眼睛中看来,也未能减损这些建议的突出作用。

但是为什么不试试这些建议是否真正认真呢,正如另一位专栏作家一个月前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写的那样,“没有任何人会比居住在苏联的欧洲部分的人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战争带来的痛苦了。”

事实是欧洲存在着裁军的新浪潮,它一周比一周更加高涨。我认为有人——正如有些知名的政治家和军界领导人已认为的那样——把这一运动说成是“中立主义”的新浪潮,是一个严重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错误,尽管他们的论据和口号有时看来是多么的不现实和不合理。作出这种反应当然表明了那些评论家对这些事态发展的关注,但这还表明他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这场运动的真相。例如,有个北约组织的高级军事领导人在几周前的一次记者接见中宣称,“我们再次看到了我们本来希望已经成为历史的反核示威。”并且他补充说,“那些国家的人民必须准备为他们的安全作出牺牲。”

(英亚·图尔森夫人，瑞典)

这些国家的人民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正在准备的不是别的而是要求他们各国的领导人记住世界社会三年前通过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的第一段，从中应该援引以下几句。

“长期以来，各国都设法通过拥有武器来维持自己的安全。”

“但在今天，武器的积累非但不能保护人类前途，反而远远构成了对人类前途的威胁。”

“因此，现在必须通过裁军来寻求安全。”

主席先生，裁军的新浪潮意味着各国人民认为世界领导人三年前共同同意办的事是理当办的事。这一日益高涨的浪潮是否表明现在已是该提出裁军主张的时候了？但愿如此。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大家，但特别是我们中的某些人，应非常认真对待的时刻。

主席：我感谢英亚·图尔森夫人的发言以及她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在下一个发言之前，我要纠正我自己的一个疏忽，我要诚挚地感谢昂克林克斯大使在过去和现在对我表达的非常友好的感情。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首先就您担任七月份主席的重要职务向您表示祝贺。在我向您表示最美好的祝愿时，我表示匈牙利代表团将给予最充分的合作。我还借此向我们的新同事尊敬的委内瑞拉代表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大使表示欢迎，并祝愿他在我们共同的、责任重大的活动中一切顺利。我还对尊敬的瑞典副国务大臣图尔森夫人和尊敬的联合王国的次官艾克兰爵士表示欢迎。

主席先生，虽然委员会今天开始审议项目5，题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放射性武器”，但请允许我先简单地谈一谈有关我们议程项目1和2的几个问题。

很多代表团根据目前的令人警惕的局势——其特点是：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性愈来愈大——强调指出了我们委员会作为唯一多边的裁军谈判机构的责任。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寻求军事优势，所谓的有限核战争理论，决定在西欧部署中距离核导弹，并且我再加一句：由于技术失误或者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人为的错误而可能造成一场核破坏的经常的危险。

上星期，我们都听到了苏联代表团团长关于核战争，包括所谓的有限核战争，的可怖后果的很令人感动的发言。至于美国及其盟国提出的为它们寻求军事优势作辩解的借口，在委员会这里和其他地方都一再被证明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东西方调和美国委员会成员之一斯蒂芬·科恩在7月4—5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上也同其他很多人一起批评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方针，并强调指出今日世界紧张局势的真正的原因和华盛顿又一次抢先大搞军备竞赛的真实动机。科恩写道，“这次危机早在1979年之前就存在了，美国通过破坏它早些时候向莫斯科许诺的缓和——例如，答应在贸易和信贷方面给予最惠国地位、答应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以及答应对中国实行不偏不倚的政策——而大大地造成了这种危机。”“根本原因，——作者继续说，——能直觉地理解到但几乎从不明说，是政治而不是军事均势问题，或者也许可称之为均势原则。”他继续说：“由于被反苏主义迷住了64年，由于陶醉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攸久历史，很多美国的领导人和大部分的公众舆论执于把苏联主要看作是‘不信神的’、‘恐怖主义的’和‘邪恶的力量’，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合法的政治地位或权利……但是正是这种不愿给予政治平等的态度一再使美国的外交屈从于穷兵黩武的政策，正如从接受军事均势之必要性变成向优势怪物投降一样，也如缓和的插曲向冷战投降一样。

这就是美国的症结所在。

在目前危险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是阻止核战争的爆发和遏制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这些崇高的目的要求谈判。在核时代，在核大屠杀会导致消灭人类和人类文明的阴影下，是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不管这些问题是多么尖锐和复杂。

在这方面，匈牙利人民、政府和国民议会特别重视苏联最高苏维埃向各国议会和世界各国人民发出的呼吁书。6月25日在匈牙利国民议会的会议上，这个高级机构的议长说了下列的话：“匈牙利国民议会宣布：它完全同意并支持苏联的和平倡议。它深信，通过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通过所有爱好和平和有理智的力量的有效行动，有可能防止种种威胁人类和平和安全的危险。正如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迄今为止一直在做的那样，它将在将来参予这些倡议并随时准备为它们的实现作出贡献。”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目的在于防止核战争和遏制核军备竞赛的三句真言可以表达如下：不再发展核武器，不再进行核武器试验和不再部署核武器。我国代表团同意很多代表团表示的意见，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就这些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开始实质性的谈判，如果委员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委员会每一个成员，真正遵守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期间达成的、载于该会议《最后文件》中的关键的第50段内的一致意见的话。

关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我看不需要详谈达成禁试对遏制核军备竞赛、对加强不扩散条约制度以及对改善国际气氛是多么重要了。匈牙利代表团支持在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参加下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其目的在于同样在所有核武器国家的参加下拟订并通过一项全面禁试条约。

如所有核武器国家暂停禁试一年，那将会对全面禁试谈判大大起有利的影响。匈牙利代表团，象很多其他代表团一样，认为恢复三边谈判是很重要的，该谈判在1980年11月被西方中断了。

关于全面禁试的问题，我国代表团非常重视地震专家小组的工作，匈牙利有一名专家一直积极参加了该小组的工作。专家们工作的成果已为在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国际地震数据交换系统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

谈到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匈牙利代表团同意很多代表团表示的意见，即：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是遏制核军备竞赛和消除核战争危险的最好的办法。铭记着这一崇高目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早已在1979年提出了众所周知的第CD/4号文件，其中载有旨在促尽早开始核裁军谈判的一些提案。坦率地说，委员会已经浪费了两年多时间，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的反对，委员会不能就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开始实质性的谈判。

关于就我们议程项目2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现在我们正面临某些西方国家的同样的拒绝。匈牙利代表团支持设立核裁军特设工作小组，但与此同时，随时准备考虑任何关于就此项目进行多边谈判的其他建设性意见。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怀着很大兴趣盼望着今天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赫德尔大使将要提出的一些提案，并表示希望这些提案能促进我们委员会在此十分重要的问题上的进一

(科米韦斯先生, 匈牙利)

步工作。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这个旨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过程, 仍然是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先决条件。

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领域里, 苏联和美国负有特别的责任。匈牙利政府欢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签署, 但该项协定的批准已经被美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

匈牙利赞成恢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 愈快愈好, 并非常重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生效。

众所周知, 苏联要求早日恢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 并要求同美国继续或开始关于核裁军问题的其他的会谈。但是看来, 美国某些地位很高的政府官员现仍无谈判的心情。且不谈他们对这些谈判已经造成的长期的延误, 他们还采取了并继续推行着一种连锁策略。这种危险的态度实际上酿成一种任性的局面: 要末苏联象华盛顿要它做的那样去做, 否则就不会谈。这种策略, 一直是世界新闻界广泛予以报导但不给好评的题目, 并理所当然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很大担心, 特别是在现在全球形势一直在恶化的情况下。正是因为局势日益紧张, 就应该尽快恢复核军备限制的会谈, 而不应在人为的借口下予以延迟。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 正如今年早些时候在新德里外长会议声明中所得出的结论一样, 坚信今日世界上进一步紧张的局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地要求苏联和美国之间就所谈到的问题恢复建设性的对话。

我国代表团早已表示它支持设立关于我们议程项目 1 和 2 的两个工作小组。关于这些工作小组可能具有的职权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 21 国集团已经提出了一些很有益的意见。这些提案需要予以认真考虑, 并作出适当的决定。

匈牙利代表团很重视防止核武器的地理扩散。正是匈牙利代表团, 它代表 16 个代表团就此问题向上一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以压倒多数票通过。第 35/156C 号决议促请我们委员会毫不延迟地着手会谈, 以便就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上的问题拟订一项国际协定。不幸的是, 裁军谈判委员会迄今还未以适当的方式对此决议作出响应, 尽管这个问题愈来愈重要, 也愈来愈紧迫。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我现在想谈一下委员会议程项目 5：“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正如委员会各成员会忆及的，正是苏联代表团，它于 1975 年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一个旨在有效禁止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提案和一项国际协定的草案。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早已很清楚地反映在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第 77 段中，该段中说：“为了帮助防止军备的质量竞赛，使科学和技术成就最后能专门用于和平目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根据新的科学原理和成就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险。应当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而作出适当的努力。”

匈牙利代表团继续深信，处理这些问题的最好的组织安排是，如早在 1978 年苏联代表团所建议的，设立一个合格的政府专家特设工作小组，并深信一项综合的办法是旨在防止出现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最好的办法，其方式就是在一项综合协定之下再辅之以关于特定类型的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个别协定。

上一届联合国大会会议通过的第 35/149 号决议要求我们委员会“……根据其现有的优先次序，在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继续进行谈判，以期拟订一项关于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综合协定草案，并就此种武器的特定类型拟订可能的协定。”

不幸的是，由于某些国家不愿意，裁军谈判委员会一直被阻碍以适当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代表团认为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并非十分现实性的问题，尽管已有关于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各种报道。在这方面，我只想提一下中子武器问题。恢复目的在于在西欧生产和部署中子武器的计划，使这个问题变得特别重要和迫切。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早在 1978 年提出的与禁止中子武器有关的条约草案，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更具重要性和现实性。

由于想促进深入审议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问题并考虑到对这个问题的组织安排方面的不同态度和对这个问题的实质的基本态度之不同，匈牙利代表团已建议委员会举行有专家参加的关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非正式会议，该建议已载入第 CD/174 号文件。

(科米韦斯先生, 匈牙利)

裁军谈判委员会于6月30日在第133次会议上通过一项决定, 该决定说: “委员会决定就项目5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举行非正式会议。这些非正式会议的次数和日期, 将由主席同各成员磋商后予以宣布。”从那时起, 委员会主席宣布: 关于这个问题的两次非正式会议将在7月27日和31日举行。

我代表匈牙利代表团, 愿向那些支持匈牙利这一朴实创议的代表团表示我们的感谢, 还表示希望当委员会在非正式磋商范围内处理这个重要问题时, 很多代表团将有专家作协助。这些非正式会议将为每一个代表团提供特别的机会就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问题发言。

匈牙利代表团相信, 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次非正式会议将是委员会在履行它的被授予的有关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职责方面向前跨进一步。

主席: 感谢尊敬的匈牙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主席先生, 这个星期我们的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一个当前谈论很多的问题——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这种武器的新系统。自从1975年苏联提出这项提案, 就得到我国支持。因此, 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步骤对制止军备竞赛的重要性。特别是它可制止军备的质量竞赛, 这种竞赛不仅很有可能打破国际军事均势, 而且威胁破坏关于军备限制和裁军的谈判。

在军备限制和裁军谈判中, 对禁止现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特别是核武器, 应给予最优先的地位, 这是合理的。我们这个努力方向应有效地辅之以对将来可能研制出来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加以预防禁止。这种武器若不是依据现在已知的、但尚未单独或合用于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科学和技术原理, 就是依据将来可能发现的科技原理研制出来, 其性能和现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相类似或威力更大。

这个, 我愿称之为双重或并行办法。这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和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中都得到反映。我们要问, 为什么这方面的全面预防协定至今尚未达成呢? 所有在座的人都知道问题的答案。事情太明显了, 至今尚不肯禁止和消灭现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人也不愿去制止将来在军事研究与发展方面的进展。他们希望利用这方面的进展取得单方面军事上的利益。

(赫德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这里的有的代表团不是在拟定适当文书以堵死发展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道路方面起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而是选择另一条路。有人争辩说, 苏联提案的主题不明确, 那样的禁止将妨害科学自由, 并且无法进行适当核查。

至于禁止范围, 自从1976年以来, 在本委员会的审议过程中, 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想法和提案。一方面, 这涉及到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一般定义, 另一方面也涉及到这种武器的具体惯例。同时, 显然现在还不能希望就有百分之百保证无误的定义和一无挂漏的应为预防行动之对象的武器名单。这样要求意味着无限期地推迟这一步骤, 并让军备的质量竞赛继续下去。今天, 谁也不能预见可导致产生新式武器的未来的具体发展。甚至大科学家也往往对把科技用于军事目的的步伐和方向做出错误解释。前些日子, 已有人在这里提到欧内斯特·拉瑟福德关于核能的想法。我来举一些别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瓦耳·布什博士认为洲际弹道导弹技术上是不可能的。1950年代, 有些科学家相信, 载入的宇宙飞行应予放弃, 因为“人身系统经受不住其力量”。

这样, 人类的经验充分说明应制定一个全面协定。今天, 象粒子射束武器、亚音频武器、电磁放射武器、人种武器等危险武器的概念已进入可行阶段。我不打算详谈, 这要由适当的专家来谈。我只简单提一提称之为粒子射束武器的这种东西。粒子射束是大小如原子或逊原子的高能粒子流, 如电子、质子、氢原子或离子, 它能把目标焚毁、熔化或割裂, 并能产生次级辐射。按照一些美国资料说, 这种武器在1990年代早期到中期可能投入军用。预料它能使战争发生革命性变化。美国正在执行相应的长期军事计划, 这已非秘密。一般强调粒子射束武器应用于防御目的, 用来针对卫星和导弹等目标。但人们往往忽视它对生物目标也有大规模毁灭能力。这种武器可以以空间为基地, 像一个巨型中子弹发挥其效力。这方面有人引用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 “这可以毁灭一个地区的人口而不用打碎一块砖。”

有时有人争辩说, 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协议会妨害科研自由。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提案的目的不是阻止和平利用新的科学发现, 要禁止的只是将它用于军事上, 即这样一个协定的各个缔约国将制定并执行适当的规定防止某些军事上滥用科学发现的情况。我想, 今天无人抱怨生物武器公约妨害了和平利用生物学上的发现。

在我们以前的辩论中, 曾谈到核查问题。在现在这个阶段就大谈核查当然是太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早了。在禁止范围确定以后，可再达成关于核查的详细安排的协议。但处理这个问题可有各种各样可能性。核查制度可以用科学文献分析、国家核查技术手段、国际报情交流和其他国际程序等办法作为内部规程序。现已广泛认识到，这些办法适当结合使用是很可能把新式武器的发展情况侦破的，特别是进入试验阶段和生产阶段后更易侦破。

不管怎样，对禁止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采取实际态度问题是终归要给予答案的。这里，我们感到成立专家特设工作小组的巨大好处。这样一个小组可以考虑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发展的可能领域，并可对这种武器制定一个一般的定义，以载入国际文书中。这样，就可保证对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采取充分科学态度。由合适的科学专家来研究这个问题可使裁军谈判委员会集中力量于其主要任务，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这一点说过后，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对西方集团的某些代表团至今不同意大家关于成立这样一个专家小组的意见感到失望，这样一个小组目前的宗旨只不过是探讨一下上面提到的领域。特别使人遗憾的是，仅仅在一、二年前，甚至有些西方代表团曾主张由专家对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进行审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使它们的立场这样快就改变了。但是，除开建设性谈判的办法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探讨和解决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呢？

至于这个领域的可能的国际文书的形式问题，我们赞成永远禁止发展和生产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武器系统的全面协定。这样一个协定可以包括一个各式的新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清单，随着科学发展，清单可以再修订。同时，我们准备就单个新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如放射性武器那样，签订各个专门协定。这样，可以有一个总的条约和随后签订的几个更详细的协定。我们认为《禁止或限制某些常规武器的使用公约》及议定书是一个有用的先例。

让我再一次特别向来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的代表团呼吁，请它们派专家来参加不久将召开的非正式会议，并在解决与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问题中起建设性作用。同时，我们不应不看到，这个问题也应以适当方式，在《综合裁军方案》范围内提到，因为它是全面处理限制军备和裁军的不可少的一部分。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禁止放射性武器国际协定是阻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发展的有用手段，而且，这样一个协定对即将到来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将是价值的贡献。因此，特设工作小组应加紧工作，以完成条约草案，从而使委员会可集中精力于其主要议程项目。在本届会议第一期期间，特设工作小组在主席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的有效率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高度赞赏他于四月提出的综合案文。我们认为它为拟定最后条约草案提供了基础。

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项目1和2，我愿这样说：我国代表团密切注意了春季会议和夏季会议第一部分期间委员会对这两项主要的议程的讨论。我敢肯定，正如在座的许多代表团一样。我们得出结论，不能让委员会在处理其职权范围内最关键的问题中丧失能力。它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前竭尽全力做出一些进展。

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它牵涉到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我们赞成尽早恢复三边会谈，以彻底解决会谈三方四年前为自己定下的任务。第二，我们愿意看到裁军谈判委员会更积极的参与解决与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有关的各项问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已一再说明了。据我们的了解，21国集团抱同样态度。我愿提请你们注意第CPD/WP.36号文件。该文件特别说：“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毫不延迟地就一项《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这样一个条约目的应在于永远地全面和彻底停止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中的核武器试验。”

三边会谈的国家已决定对此项建议的态度。它们中只有苏联表示随时准备参加讨论有关永远地彻底全面禁止所有国家在一切环境中的核武器试验条约问题。我们愿向三边会谈外的两个核武器国家提一个问题。据我们了解，它们似乎乐于同意大家关于成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意见。但是，我们感觉不清楚的，它们是否乐于参与制定彻底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并承担适当的义务。我们要求对我们的问题给予回答。它们的回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委员会在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所做进一步努力的命运。我国代表团对在特设工作小组范围内多边处理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特别看到有两点好处。第一，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可说明，对它们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同意的这一步骤的具体办法。此外，它们还可切实帮助这一步骤之实现。第二，由于有无核武器国家的参加，真正多边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可得到考虑。我们认为

(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21国集团在第CD/181号文件中提出之建议是拟定全面禁止核试验特设工作小组职权的有用基础。

我们上一次在7月2日星期二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我曾说拟于今天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出一个有关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项目2进一步行动的提案。因此，我请求您，主席先生，将我国代表团刚才提出的文件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散发。在这个工作文件中，我们试图对1981年会议第一期关于项目2的讨论做一估计。我们认为三月和四月举行的非正式会议起了有用作用。但是，并未达成可导致开始实际谈判的切实结果。正是在这一点上，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继续采取进一步行动，目的应是为实质谈判做准备。因此，我国代表团建议，您，主席先生，主动进行协商特别是和五个核武器国家代表团个别地或共同地进行协商，以澄清它们对实质谈判的切实准备工作的态度。特别是至今仍反对成立特设工作小组的核武器国家可以提出别的可供选择的办法。我们希望，这样的协商的非正式性质将大大便于促进开始谈判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势头。在这些协商后，您，主席先生，可以将您得出的结论报告给委员会，使其能就下一步如何进行做出正式决定。如果你的结论是有足够的共同基础可以前进的话，我们可以找到适当论坛，解决与开始具体协商有关的问题。若干代表团在各种文件中提出了这类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下列实质和组织问题应在筹备关于项目2的谈判范围内特别从结构观点来提出：

- 执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0段设想的分阶段核裁军具体办法如何？
- 加强对各国的国际政治和法律保证，必须采取哪些平行步骤？
-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用如何？
- 与其他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谈判的关系应如何？

至于这些审议工作的形式——特设工作小组、联系小组、有组织的正式会议等等——我国代表团是很灵活的。

如果，另一方面，您，主席先生，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可能这样进行，我们就应承认我们无能处理我们的主要项目，并应在我们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报告中说明这情况并说明理由。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荣幸地作为21国集团的协调员发言。发言之前，我要说一句赞扬秘书处的话，特别要表扬文件司那么快地办就这个文件。

“21国集团声明（项目1：禁止核试验）21国集团于1980年3月4日第CD/72号文件中首次专门拟具的，复于最近1981年4月24日第CD/181号文件中重申的关于设立议程项目1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至今尚未成为一项决定的主题，尽管该问题很是迫切并且本集团对之一贯抱有兴趣并进行了不断努力。对此本集团深表遗憾。

21国集团坚决相信，禁止核试验问题的一般方面以及有关的技术问题业经全面和彻底地讨论和研究了。这些讨论和研究的结果，以及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决议，清楚地表明，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就此优先项目进行多边谈判早就应该开始了。在裁军问题上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这种谈判的适当场所。

因此，21国集团要求，第CD/181号文件中所载包括设立议程项目1特设工作小组及其职权的规定应在委员会下一次正式会议上讨论以做出一项决定。

如果和合理的期望相反，不能达成一项积极的决定，本集团认为，将有必要研究委员会应采取什么进一步步骤，以确保其议事规则不致被利用来阻止委员会做出使其能就包括在其年度议程中之项目进行谈判的程序性决定。

21国集团进一步期望，三边谈判参加者各方应仔细考虑提出了一些国际社会所深切关心并具有合法利害关系的问题的第CD/181号文件所提的问题，并联合或单独对其做出适当答复。”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7月将是1981年会议有大量工作要做的月份，见到您主持本委员会7月份的工作，我感到满意。您闻名的才干和熟练的外交，以及您的代表团和您的国家为和平与裁军事业做出的不倦的努力无疑将有助于委员会并将促进其工作。我国代表团在您执行繁重的任务时保证给予充分的合作。您的尊敬的前任、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大使非常能干地指导了6月份的工作，使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顺利的开端，应该受到我们的感谢和赞赏。我也欢迎尊敬的阿根廷卡拉萨斯大使、伊朗的贾拉利大使、斯里兰卡的贾亚科迪大使和委内瑞拉的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大使参加本委员会的工作。

请允许我在谈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以及放射性武器之前，先谈几句本委员会面前的两个最中心和优先的问题，即禁止核试验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审议议程项目1和2的迫切性表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如大会有关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并也作为对国际社会为核军备竞赛的日益增长和核战争的日常威胁感到的合理的关切的一种直接答复。本委员会没有人能否认这些问题具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没有人能否认需要按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指出的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多边谈判。

核武器构成对人类、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最大的危险。然而，尽管国际社会对研制和部署尖端核武器这种没有理性的竞赛表示担忧，尽管在这个委员会上有了这么多发言，军备竞赛却仍在继续。尼日利亚作为一个不结盟的和发展中的国家，坚信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与人们为取得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为建立以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并为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上发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与谅解所进行的各种努力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未能开始就这两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开始实质性的谈判是件令人遗憾和不满的事情。其原因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在座的五个核武器国家中的两个国家没有能参加本委员会就设立工作小组问题差一点就可以取得的协商一致意见。这些核武器国家还继续阻挠着委员会的工作，我认为这是由于它们的狭隘安全观，这是令人十分沮丧的。这样的发展情况对委员会内的谈判肯定不是好预兆，因为人们期望裁军谈判委员会通过早日就《最后文件》第50段列举的迫切裁军措施缔结各项协定，以及缔结一项所有国家的停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以便为取得全面彻底裁军做出积极的贡献。在我们进入第二个裁军十年并接近计划在1982年召开的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时候，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完成这些任务方面争取得到进展的责任是愈益紧迫了。

我国代表团仍认为工作小组是本委员会内进行谈判的最有效机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再次回顾并表示完全同意21国集团在CD/180和CD/181号文件中提出的提案，支持要本委员会详细地审查这些提案，并就这些提案做出具体决定的要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求。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就这两个题目进行了非正式会议。如果要使今后的非正式会议取得成果，就应该安排今后的讨论谈及与项目1和2的总题目有关的各项具体问题。鉴于时间因素和特别是项目1的根本重要性，我认为应该给予这一项目一些优先的考虑。今天上午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代表21国集团就这一项目作了发言——不用说，我国代表团是完全参加这一发言的——过去进行单独谈判的三个核武器国家——我们现在已不再假设他们还在进行谈判——应该集体地或个别地对CD/181号文件中提出的各有关问题做出答复，以便告诉我们，关于要求它们及早结束谈判并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一项条约的呼吁为什么至今没有得到重视。在这方面，应回顾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提出的可以对核禁试的范围、核查和最后条款等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的提案，这是很有建设性的提案，值得委员会认真的考虑。

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有一种说法，说核武器是对战争的一种威慑，并说我们应该学会在这种武器不断增长的环境中生活，我国代表团仍然不能同意以此为理由来延误我们的工作。我们认为正与此相反，这种武器的积累，正是这种军备集结的竞争性本身，构成了对主要的军事国家和世界的不安全。威慑、战略平衡和均势的理论都以各核武器国家的狭隘安全利益为根据，它们没有考虑到所有国家生死攸关的安全利益。事实是，核武器国家越多，核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它将给交战国和非交战国带来同样的后果。核武器的质量越高，数量越多，不论是有意地或偶然地，使用核武器的危险就越大。

我国代表团再次全力支持21国集团关于就我们议程项目2拟议设立的工作小组的职权问题的提案。阐述和确定《最后文件》第50段中的实质问题将为多边谈判提供一个适当的基础。已获大家接受的、作为进行有效核裁军谈判的先决条件的基本因素是：所有国家在各核武器国家逐渐降低其现有武库水平情况下安全不受减损；适当的核查措施、分阶段的谈判和交给拥有最大武库的两个核武器国家的特别责任。这些基本因素被接受了并反映在第一届裁军特别会议产生的协商一致的文件中，所以不应该产生任何困难。尽管我们同意就分阶段的核裁军措施进行多边谈判，然而，重点应该放在停止各核武器国家武库在质量的改进和数量上的增加。要不然，就会象我们过去看到的那样，科学和技术发展可以使裁军谈判变得很少有效，假如

(阿德尼吉先生, 尼日利亚)

不是根本不相干的话。

在第三届联合国裁军培训方案会议的开幕会议上,我发言指出,某些政府在大肆宣传一个国家越是全副武装就越安全的骗人鬼话。我说这是骗人的鬼话,因为我认为这个说法无视一个超级大国增加军备挑起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竞争,无视一个联盟增加军备挑起另一个联盟的竞争、无视一个区域力量或甚至是一个国家增加军备挑起另一个区域力量或同一区域的另一个国家的竞争。这种竞争愈演愈烈,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象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我们知道,不论这种竞争起什么别的作用,它肯定不会确保任何一个有关国家的安全,虽然用来为这种疯狂竞赛诡辩的理由是安全问题。

1981年7月2日,星期四,苏联的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第134次全体会议上那样有说服力地谈到了一场核战争的后果,任何人听到这些事实,不仅会坚持要委员会认真着手核裁军的具体谈判,并也会象尊敬的国际公务员联邦秘书长施里达特·赖姆法尔所说的那样,对“不成其为道理的假道理”感到惊讶,不懂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制度化了的威慑、战略和战术核武器、全球战争和战区战争等理论都基于一个学说,就是互相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这个词用得很恰当,“疯狂”(MAD)——但这个学说却被冷漠而超然地鼓吹着,为了扩大已存在的过度杀伤能力。”

说真的,如果当前的研究和研制趋势继续下去,要控制和核查任何以后可能达成的协议会成为不可能的事。

裁军谈判委员会目前的形势简直是个僵局,必须及早打破,因为,这个僵局甚至影响到我们这些参加委员会工作的人的士气,更不必说那些观察委员会工作的人们所感到的失望了。我们继续以裁军问题的复杂性作为挡箭牌还能维持多久呢,连我们工作的普通旁观者都知道,我们好象根本不试图去打破僵局。

现在允许我就本周议程上的项目扼要谈些意见。在1981年4月14日全体会议上,我发言指出,早日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会进一步推进其他项目的裁军谈判,并将为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召开创造合适的气氛作出积极贡献。我也指出,我国代表团倾向于达成一个广泛和全面的案文,其中包括明确的核裁军和为所有国

(阿德尼吉先生，尼日利亚)

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平利用放射性物质的规定。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在科米韦斯大使领导下的工作小组继续在设法协调各国代表团就范围和定义等实质性问题提出的各种意见和提案。

应该提一下瑞典的提案，它提出未来公约的范围应包括禁止放射性战争和保护核设施免受攻击。鉴于最近以色列对伊拉克的核设施进行史无前例的袭击，这一提案在我国代表团看来是更加贴切了。这个侵略行径受到了全世界、包括我国政府的谴责。CD/187号文件中21国集团的联合声明充分表达了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我也应该表示我完全同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赫德尔大使在1981年7月2日发言中的结尾部分所说的：

“……这种国家指导下的恐怖主义行为应使在核领域中与以色列密切合作的国家重新审查其有关政策并对侵略者实行适当制裁。这样，合理的对不扩散的关注才能解决。否则，我们怕象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集团那样的侵略政权将受到鼓励，而在明天会在‘确保其生存’的借口下向非洲国家的核设施进攻。”

允许我简单地补充说明，我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结束放射性武器公约的工作，我并不想使人误解为我过分强调这样一项公约的重要性。然而，应该安排把现在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用的一部分时间用于更重要的问题上，这是很重要的。我认为，如果委员会要尽它所有的能力为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做出贡献，它不仅必须就不存在的武器缔结一种具有预防性质的协定，也必须就已有的武器缔结一种具有积极裁军性质的协定。如果各成员国，特别是那些到目前为止阻挠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国家，拿出它们的政治意志，我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也许还能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召开时免受对其表现提出的不可避免的批评。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请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想与代表们商量有关安排我们今天上午名单上还有五位发言人的发言时间问题。鉴于今天下午已经安排了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会议，我愿向委员会提出以下两种选择：第一，我们可以在明天下午继续举行全体会议，剩下的时间举行非正式会议，或者，我们可以建议，今天上午会议结束后尚未发言的代表推

主席

迟到下星期二的定期的全体会议时发言。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理解，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还有五个人要发言。我要提议下面请蒙古代表发言，如果还有时间，应该让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发言。至于苏联代表团，按照大家知道的、苏联在裁军问题上所采取的单方面步骤和相互起表率作用的政策，也要求把它的名字挪到星期二上午的发言名单上，并促请处于同样情况的其他代表团也跟我们一样做。

费因先生（荷兰）：主席先生，根据荷兰的愿对任何单方面的步骤作回报的政策，我们愿同意尊敬的苏联代表的建议。

主席：如果我们能安排蒙古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发言，将还剩一个代表团要求今天发言。我可否认为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不反对他的两个同事所同意，推迟到下星期二发言。非常感谢你，马利塔大使。因此，就这样决定了。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我们高兴地欢迎您、尊敬的印度代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七月份主席——印度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着长期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蒙古代表团希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在您的指导下将朝着取得大家所期望的结果那个方向进展。

我要极其满意地指出，您的前任、尊敬的匈牙利的科米韦斯同志大使为委员会的活动做出的重要贡献。他精力充沛和积极的工作是六月间有不少组织问题得以顺利解决的主要原因。

允许我真诚地欢迎在委员会的我们的新同事：斯里兰卡、伊朗、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代表，并祝愿他们在执行其重要的使命中一切顺利。

蒙古代表团，象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极其重视裁军谈判委员会就停止生产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并逐步裁减其储存、最后达到其彻底销毁这一问题开始进行真正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低估委员会本周开始的有关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特别是放射性武器的谈判的重要性。

因此，在今天的发言中，我要再一次集中谈核裁军的问题。

委员会各成员国都清楚，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已主动提出应该就停止生产核武器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蒙古)

并销毁此种武器开始谈判。那个提案是在1979年2月1日的CD/4号文件中正式提出来的, 该文件中载有倡议人提出的关于谈判的内容、阶段、谈判的时机和准备工作的具体建议。关于时机问题, 倡议人建议应该立即开始进行筹备性的协商, 以便能在当年——1979年——开始就该问题的实质进行谈判。

在同一个提案中, 各社会主义国家再一次重申并强调了它们的坚定信念, 它们坚信就这个重要问题的协议只能在严格遵守各缔约国的安全不受侵犯的原则情况下才能达成。提案倡议人还强调, 核裁军领域内各项措施的制订和执行应该有配合地同时加强对各国安全的政治和国际法律的保证。他们特别强调, 应该有所有核武器国家毫无例外地参加以及某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参加, 才能进行适当的谈判, 因此, 裁军谈判委员会乃是筹备和进行核裁军谈判的一个适当机构。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 自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这个众所周知的提案以来, 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在已进入了第三届会议, 但是, 在这个问题上, 仍然没有做出任何进展。

公平地说, 应该指出, 在这个阶段, 首先在非正式协商会上, 后来在委员会的非正式和正式会议上曾进行了有益的意见交换, 在交换意见过程中, CD/4号文件的发起人详尽地解释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原则立场, 也答复了个别委员会成员提出的有意义的问题。

更近一些时候, 21国集团提出了设立审议第1和第2个议程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 这些提案得到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支持。正如大家知道的, 这些提案遭到某些核武器国家的反对。

也正如大家知道的, 社会主义国家各国代表团也提出过其他一些具体提案, 包括设立工作小组审议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这一重要和迫切问题的提案和设立专家小组审议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问题的提案。这只是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各项建议和提案中的两项。

然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就停止生产核武器并销毁这些武器问题的实质性谈判还没在本论坛开始。我们从未否认过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中的一些积极发展。反之, 我们经常提到并愿再一次强调, 今后应保持委员会工作中正在出现的实事求是的趋向。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不幸地，委员会内这种建设性的精神遭到某些代表团的反对，它们企图破坏谈判的实事求是的气氛，并企图在委员会的活动中引进与其工作无关的一些问题，例如，1980年春季会议期间所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这样说，决无意惹人来注意委员会内发生的这种不受人欢迎的情况。现在和过去一样，我们主张以实事求是和建设性的态度对待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实质，我们主张在解决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领域内的迫切问题的艰巨任务中，为寻求取得真正结果的方法，应表现出政治意志和决心。

在这方面，我要提请大家注意CD/182号文件，这个文件载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蒙古，对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第一期会议的结果的声明。我想我不必详谈这个文件的内容。文件清楚地并毫不含糊地阐明了发起人对委员会议程上各主要项目以及其他迫切问题的立场。

为补充上述声明，我要提一下，蒙古最高立法机构、大人民呼拉尔，于几天前向亚洲和太平洋各国议会和人民发出的通电。其中呼吁在防止战争威胁、建立持久和平和发展各国间互利合作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它重申蒙古坚决支持把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变为和平与合作区的提案以及在太平洋建立无核武器区和制订远东的建立信任措施的提案。

通电强调，蒙古本身已建议缔结一项在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关系中互不侵犯和不使用武力的公约，并建议，为此目的，召开一次该地区国家会议，可邀请所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参加。

正如大家知道的，这个蒙古的建议是最近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决定中的外交政策纲领中所制订的。

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在其决定中重申了蒙古人民忠于和平、缓和与裁军的崇高理想，并宣告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密切合作下，将：

- 一 积极并始终不渝地执行巩固缓和和改善国际局势的政策；
- 一 在各方面促进实施苏共二十六大提出的作为《和平纲领》后续和平倡议；
- 一 支持爱好和平国家遏制军备竞赛并在军事缓和和裁军领域里采取有效措施；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 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范围内对旨在找出建设性地解决当今迫切问题的办法方面的努力作出贡献；
- 在各方面作出贡献以求通过亚洲国家的共同努力来加强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 为进一步扩大同亚洲国家在各个领域内的政治对话和平等合作而努力。

(CD/189号文件)

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裁军领域内的许多建议和倡议是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有直接关系这一事实的鼓舞下，我详细陈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采取的外交政策方针。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泽登巴尔同志在向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说：“我们在联合国、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活动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执行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这些组织中，我国与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一起在积极为确实解决当代的关键问题而努力，包括与加深缓和、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停止军备竞赛和采取裁军领域内各有效措施有关的各项问题。”

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对广阔的亚洲大陆形势的严重恶化、对由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势力加紧试图恢复军国主义、结成新的军事政治联盟并通过输送美国的进攻性武器而扩大“战略伙伴关系”而形成的紧张和冲突中心的扩展表示深切的关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段期间，亚洲发生的战争和冲突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多。

广岛和长崎的悲剧是本大洲各国人民记忆犹新的事情。人们也未曾忘怀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毁灭手段的恐怖。英勇的越南在连续的外国侵略中遭到广泛使用化学武器、燃烧弹和其他摧毁和平居民和环境的有害手段的侵害，它们所造成的创伤还未痊愈。

近东的危机日益恶化。有人企图试验在波斯湾地区的“快速部署部队”的可靠性，其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在这方面，我要提一下最近以色列空军对伊拉克核研究中心进行的野蛮空袭，它已受到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蒙古在内，的广泛谴责。这一国际恐怖主义和暴政的行为，被以色列提到国家政策地位，遭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其他论坛的坚决谴责，申斥它是一种明目张胆违反国际法准则的行为。

至于那些制造紧张国际气氛和培育各种有关发动“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的军事思想的人们的政策和行为，是对亚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切身利益的直接挑战。

今天，成亿人民，不只是在亚洲各国的人民，急需改善饮食和居住情况，并解决紧迫的发展问题。

所以，必须找出一个迅速解决我们的时代最棘手的问题，即核裁军的办法。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正在隆重纪念光荣的人民政权成立六十周年，他们特别重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业、重视为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达成实际措施并重视维护亚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一致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最近给世界各国议会和人民的呼吁书，并认为该呼吁热烈地要求采取迅速有力的行动来制止核武器竞赛，并通过唯一合理的办法、即谈判、来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

最后，我要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讲几点意见。

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就主张全面解决这一迫切问题，现在仍在这样，我们相信只有这个办法能限制进一步从质量上改善核武器的可能性。

毕竟是因为过去未能全面地处理这个问题，使出现新一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即核武器、成为可能。现在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危险，即有些势力利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正试图进一步改善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便取得单方面的优势。

因此，迫切需要所有核武器国家尽早毫无例外地参加制订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并加以执行。这样一项协定将可能在防止进一步改善这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采取实际措施。

蒙古代表团认为，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再度发生，不应允许一两个核武器国家或一些所谓的准核国家再次拒绝参加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国际协定。为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此，我们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坚决主张所有核武器国家应毫无例外地成为未来任何协定的缔约国。这就是说，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只能在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参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在今天上午委员会的会议上，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赫德尔大使提出了一个工作文件，为突破在审议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中的僵局提出了一项实事求是的提案。

蒙古代表团的立场与21国集团的立场很接近，我们支持CD/180号和CD/181号文件中提出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目前就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上不能取得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委员会应尽一切可能以确保就核裁军进行谈判而做好准备。

蒙古代表团，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全力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提案，主席应与包括五个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在内的代表们进行协商，以决定今后以什么形式和方法开始谈判，并决定作为这些谈判要讨论的内容的具体问题。

现在，我们要听听未来谈判的其他参与者、特别是其他四个核武器国家、包括两个没有参加三边谈判的核武器国家在内的代表们的意见。我们不知道这时候它们是否会表示同意了。如果事实表明又不能取得协商一致，委员会的大多数将再一次明了阻挠这个多边谈判机构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个最紧迫的问题开始进行具体审查的主要原因。

主席：谢谢尊敬的蒙古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一番友好的话。我高兴地宣布，由于时间已晚，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也好心地同意把他的发言推迟到下星期二的全体会议。我们深深感谢他的好心。

现在，允许我问是否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的？如果没有，我想请委员会注意秘书处分发的一份非正式文件，内容是关于1981年7月13日至17日一周内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将召开的会议的时间表。尊敬的各位代表会记得，在7月3日我们的非正式会议上，我建议7月间将召开的非正式会议的时间表，委员会也同意了。根据那个建议，7月13日至17日计划召开的非正式会议将专门审议工作安排的有关问题，这是主席在第129次全体会议上通过本届第二期会议工作计划

(主席)

发言时讲过的。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委员会接受这个时间表，并附有谅解，即，这是个指示性的时间表，我们在工作中可以予以调整。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当然不反对您拟订的委员会和各工作小组下星期的会议的工作计划。然而，我想在这方面提出一个问题。首先是关于你提议的有关进一步审议第1和第2个项目的方法。我想，21国集团刚提出关于正式审议CD/181号文件的提案，我们也收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项目2的提案。我想我们大家会高兴地知道您愿怎样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第二，如果您能把您关于进一步审议我国代表团有关以色列袭击伊拉克核设施的提案的意图告诉我，我将不胜感谢。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苏联代表团、荷兰代表团、罗马尼亚代表团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不得不放弃了它们的发言，我们这样做是由于认为你要结束会议，因而，如果你准备继续讨论，我要求宣读发言，是的，这份发言有15页，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我要求你立即结束会议，要求所有组织事宜，包括巴基斯坦代表提出的问题，应该在明天非正式会议上讨论。我要求你做出决定立即散会或请下一个人发言，以便继续我们的工作。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苏联代表，我要向他说明，我的意图并不是想继续我们的审议工作，而是就我提出的程序方面的一些问题做出决定。我也要告诉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他提出的各点已引起主席的充分注意，并即将宣布关于这方面的决定。

如果没有其他意见，现在，我认为我提出的工作计划已获接受。在1981年7月14日星期二我们下一次的全体会议上将有七个人发言，包括那些已同意将其发言推迟到那次会议的代表团的发言。请想在那次会议上发言的任何其他代表团尽早来登记其姓名。我要补充，瑞士也表明准备在下星期二就化学武器问题发言。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7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

下午1时20分散会。

×× ×× ×× ×× ××